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皇

山

皇

王

詩經稗疏卷三

船山遺書九

衡陽王夫之撰

大雅

殷士 毛傳曰殷士殷侯也鄭箋曰殷之臣集傳遂曰商孫子之臣屬蓋以士爲大夫士之士則賤有司爾今按裸將大禮非士得與常服黼黻者諸侯之服非士服也在殷爲冔者在周爲冕黼者元冕之服士弁而祭于公安得僭服黼冔哉殷之侯伯周降而爲子男毳冕以助上帝之祭希冕以助先王之祭元冕以助先公之祭此言衣黼冕以贊裸將其禘祫而合祭先公與固當以毛傳爲正殷士猶

言殷人也別于孫子而爲異姓諸侯之詞

裸將 毛傳曰裸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灌之于地自白  
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元禮遂舉澆酒委地之事  
集傳爲後世流俗所惑而慶源輔氏爲之說曰先以鬱鬯  
灌地求神于陰旣奠然後取血膏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  
神于陽則謬甚矣郊特性曰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旣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曰旣灌  
又曰旣奠奠卽灌也皆用鬱鬯之謂也灌與迎牲相接迎  
牲在尸入之後君出迎牲而大宗亞裸牲入而後炳蕭則  
炳蕭以報氣在尸受亞裸之後而君裸在尸入之初尸入

則有尸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閒尸敬若云尸未入而先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炳蕭之文不合奠之爲言置也昏禮婦執筭棗栗奠于席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奠于鉶南許慎曰奠置祭也以酒置于下基蓋古禮不以親授爲敬故臣執贄于君壻將鴈于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之于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潑糞壤等于嚙蹴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爲且飲以養陽澆之于土則失其類況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于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謂酌音也起于爭戰之世要鬼設誓倨侮忿戾者

之所爲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何一陋儒循爲曲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牒試思此澆潑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注之于地非也其說躋己家禮旣辨其非傾于地而復有束茅降神之禮則抑徇俗而不正邪說橫行賢智且不能自拔何不詳攷之禮文乎按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注曰天子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其異于特牲少牢之祭祝酌奠君自裸而不使祝奠此天子之禮所以別然其爲事尸之初獻則一也特牲少牢所奠之觶必待尸入而奠于尸席尸乃卽席坐答拜執奠坐

祭而啐之告旨而仍奠之亦不傾之於地而尸必舉焉況  
裸爲禮之大者君與大宗之所拜獻而王尸不舉乃以棄  
之于土壤乎倘以饋食之殮已傾潑之矣尸又何所祭而  
何所啐哉故考工記注曰裸謂始獻酌奠也言獻則亦九  
獻之一而獻之尸矣且彼所謂灌地者將背尸而灌之邪  
抑尸已卽几筵而他求之几筵之外是以祖考爲遊魂也  
若嚮尸而灌之乎則尸人也乃相對而傾酒于地有是理  
哉故祭統明言裸尸而不言灌地如之何其弗察也又周  
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鄭注曰灌以鬱鬯謂始獻尸  
求神時也小宰贊王裸將之事鄭注曰將送也送裸謂贊

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  
祀不爲飲者與饋食啐而不飲其義同爾故鄭氏又曰凡  
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始獻啐而不飲別于後獻之卒爵  
皆以明裸之爲始獻尸也又王出迎牲后乃亞裸后不與  
則大宗亞裸恐敬尸之有閒也故亞裸舉焉若灌地以降  
神則神已依尸何事此一裸再裸之僕僕乎孔安國論語  
注曰灌於太祖以降神太祖者太祖之尸也禘主太祖故  
特獻太祖而用裸禮羣廟則自朝踐始降神者俾神降于  
尸也朱子乃改太祖二字爲地字唯取白虎通之俗學破  
禮乃果於竄易古書有識者不敢徇也又禮器曰諸侯相



朝則灌用鬱鬯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王  
禮諸侯公再裸侯伯子男壹裸然則諸侯賓客人也亦將  
灌地以降之乎蓋以觶曰奠以瓚曰裸用醴齊曰朝踐用  
盎齊曰酌而用鬱齊則曰灌灌猶酌也非灌園灌注之謂  
也白虎通誤之于前杜預左傳解復因鄭司農眾錯訓舊

與縮通

酒爲以菁茅藉茜鬱鬯遂謂束茅而灌以酒承譌於

後使後世爲禮者用末俗設誓酌酒之陋習行諸淫祀施  
及郊廟爲忍心悖理之大慝波流而不知革輔氏推其邪  
妄因以炳脂爲燔不恤以肉傅火上曰燔之明文抑不知  
合蕭者用膏而不用血乃謂取血膏實之于蕭燔之其疎

謬不通惑亂禮制已不足採且一曰求陰一曰求陽不解  
郊特牲祭義之文橫相牽曳詎復知炳蕭之炳于尸側而  
望空焚之遂使燒香潑酒之夷俗登于典禮其下流之邪  
妄遂有焚楮錢澆漿飯以有用之物付一炬而委酒食于  
地恣狗彘之爭食慢鬼神毀哀敬為君子者亦用之不疑  
使辛有見之且不知涕之何從止矣悲夫

摯仲氏任 任姓者奚仲之後為夏后氏車正封于薛  
俗作

薛 潛夫論曰奚仲後遷于邳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薛

任姓此云摯仲氏任集傳云摯國名然摯國不他見若以  
為殷之諸侯至周失國則文王母族不應廢滅摯薛古音

相近通用摯蓋薛也仲虺爲商宗臣其後嗣留仕于殷食采于畿內故曰自彼殷商至周改封始啓土于山東而國號則仍其舊薛初見于春秋稱侯其後降稱伯蓋大國也亦應以太任故受元侯之封不然則車正之澤固不能如是其豐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奚仲爲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太戊時有臣扈武丁時有祖已徙國于邳祖已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摯一謂之摯國然則摯之爲薛明矣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娶于薛薛與周固世爲婚姻之國也若摯虞思遊賦序曰有軒轅之遺胄氏仲任之洪裔則遠託華胄而近遺本支也

纘女維莘 地之以莘名者非一古有莘氏之國在河北

濮東者晉文公登有莘之墟是也地在河汝之間者春秋

荆敗蔡師于莘是也在河南函谷之外者神降于虢之莘

是也蔡虢之莘邑也城濮之莘古諸侯之國也若此妣姓

之莘在邵陽渭涘非古有莘國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夏后

啓封支子于莘夏後故妣姓今同州邵陽縣有故莘城是

已妣姓之莘當作妣或作佚伊尹耕于莘野一曰為有佚

氏之媵臣趙武曰商有佚邳左傳注或音銑或音洗者皆誤竹書河亶甲

之世佚人叛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佚人來賓則佚

當殷世為強國乃入周而莘國不嗣妣姓之國為杞為鄆

則侁地入于畿而改封于東國矣莘侁媯古字通用此莘宜作侁以別于城濮之有莘

其會如林 會之爲義自外來合之稱春秋會他師則稱會其起本國之兵稱帥不稱會牧野之師未聞有諸侯助紂者其云受有億萬人就天子之六軍而言紂所黨惡者飛廉惡來之屬皆畿內卿士奄五十國初皆伏而未動而待三監內訌乘亂始起攷之經傳牧野未有與紂會師之國安得有如林之眾邪按許慎說其旂如林字作旂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蓋今之礮也然春秋傳云旂動而鼓未有以發礮而後鼓聲始作者且礮之爲用利

在守險牧野散地無險可守檀車四布礮何從施杜預曰  
旂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故先動旂而後鼓乃  
杜預所云大將之麾就鄭言之爾通帛之旂師都所載二  
千五百人爲師鄭有二軍曼伯將左祭仲將右每軍二千  
五百人故以師都之旂爲大將之麾若牧野之師紂親將  
自建天子之旂旗以麾進止旂乃其師都之長所建爾使  
有十萬人則建四十旂故曰如林因其旗以知其眾旂从  
从會明爲旗屬而非礮折衷眾論當以杜說爲長

鷹揚

毛傳釋如鷹之說殊未分曉集傳曰言其猛也太

公年已耄而雄心不戢恃筋力以爲勇身爲上將儼捷以

爭利于原野廉頗李勣之所不爲而謂太公爲之乎鷹揚者陣也八陣有烏陣鷹揚者烏陣也其後鄭莊公爲魚麗鄭翩爲鶴其御請爲鵝皆鷹揚之類

堇菜如飴 毛鄭俱以堇菜爲菜以實求之非也茶之可食者味本辛香堇則爾雅所謂齧苦堇者是郭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許慎亦曰莖如薺葉如柳馬融廣成頌注云堇菜花紫葉可食而滑故內則曰堇苳枌榆以滑之本草謂之石龍芮採苗食之味辛甘而滑謂之苦堇舊說以爲古人語倒猶甘草之爲大苦也茶以辛勝堇以滑美原不取其甘如飴且此詩本詠周原之肥美

宜於禾稼非論野藪凡地之宜禾者草必不豐若茂草之原以植五穀必瘠而所收者薄堇雖可食而原隰之卉使其茂美非佳壤矣堇茶者內則之所謂謹塗也堇者許慎曰黏土也茶與塗通泥也詩則通塗爲茶內則則通堇爲謹古人文字簡類多互借又或傳寫之譌堇塗穰草和泥黏而肥澤膏液稠洽如飴之黏故曰臚臚周原地後入秦秦地宜禾此之謂也以堇茶爲二菜之名旣非經義若集傳謂堇爲烏頭則尤沿郭璞之誤而於如飴之文尤爲背戾爾雅芟堇草而郭璞謂是烏頭不知芟堇草者蒟藿也一名接骨草一名陸英寇宗奭曰花白子初青如綠豆顆



每朶如蓋而大有一二百子其非烏頭苗也蓋草之名堇者其類不一也早芹一也似芹而生于陸音勤蒴藿二也音近石龍芮三也音謹堇堇菜四也一名箭頭草苗生塌地結莢如箭鏃嫩葉亦可食烏頭苗五也一名孩兒菊和堇六也似芹而葉有毛誤食殺人一名斷腸草諸堇之中烏頭苗及和堇有大毒入口卽死烏頭者射罔也無有人敢嘗之者誰從知其如飴卽令其甘如飴以之殺人愈甚周原何用有此惡草而以甘濃爲地之美乎三十國春秋載劉殷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澤哭得堇斛餘使爲烏頭則殷母何用思之而殷且以斛餘之毒草食母邪愈知璞

說之非矣然而堇塗非堇菜也黏土也

柞械 鄭箋曰柞櫟也械白楸也集傳因之乃又曰柞枝  
長葉盛叢生有刺則誤矣按爾雅櫟其實椌廣雅櫟之實  
爲椌則其爲椌子樹亡疑椌有兩種大者樹高而葉小小  
者樹庳而葉大要其枝不長葉不盛生不叢而無刺其枝  
長葉盛叢生有刺者則今俗之所謂柞木非柞木也旣曰  
柞櫟也則不當以今之所謂柞者爲柞矣柞械皆小樹故  
曰拔矣不待斧斤之伐者若今之所謂柞者樹高一二丈  
圍數尺幹強葉盛堅重多癭非易拔者也爾雅樸枹者郭  
璞注曰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械樸枹櫟今考械樸之

詩毛傳曰樸枹木也爾雅又云枹適木魁癭則今之所謂枹者蓋枹也卽詩之所謂樸也其木理堅勁故曰適瘦節擁腫醜磊故曰魁癭然則樸者今之枹而枹者今之櫟古今名實淆亂如此類者眾矣李時珍謂今之枹木其木可爲鑿柄故名鑿子木方書誤作枹木皆昧此義其說是已

械白椶者本草謂之蕤其仁曰蕤仁韓保昇曰出雍州樹生葉細似枸杞而狹長花白子附莖生多細刺蘇頌曰木高五七尺莖閒有刺此說與郭璞爾雅注椶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之說相符椶蕤音同故譌爲椶生雍州則與詩又合疑卽南方所生之胡頹子俗呼羊奶子

一名牛筋子者是蕤仁之木與大葉結椽子之櫟皆庠小  
木梗塞道故以類舉若鑿子木則其生不繁而木高大非  
其倫也

昆夷駮矣 昆夷在鳳翔之西秦隴之右西戎也獫狁夾  
河在延綏河套之間北狄也太王居邠與延慶接壤有北  
狄之難而無西戎之警既自邠遷岐則北遠狄患至後乃  
有西戎之逼此言昆夷定爲文王時事肆不殄厥愠肆之  
爲言故今也今者指文王非謂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時明  
甚鄭氏謂文王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  
鄰國之禮是也孟子所謂文王事昆夷是也集傳每混西

戎北狄爲一矢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其言辟王周王者蓋周公之追稱

也卽依毛公以璋爲裸獻之器亦諸侯之大璋耳天子用圭瓚諸侯用璋瓚故考工記曰天子用全諸侯用瓚瓚之爲言雜也柄用大璋而以黃金爲勺則雜旱麓所謂黃流者是已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則天子所賜侯伯者柄如圭而實亦璋瓚也言奉璋而不言奉圭初未嘗言文王之用王禮矣自爲公羊之學者言周先稱王後伐商春秋繁露因謂奉璋爲文王祭天于郊不知郊之用玉唯四邸之圭而無如盤之

瓚若璋瓚唯禘祀亞獻則用之而祀山川亦用大璋邊璋中璋郊祀則器用陶匏薦用元酒大圭不琢以禮神故郊特性曰酒醴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又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肆獻裸享先王而鬱人鬯人司尊彝俱無郊祀之文則郊異於宗廟無裸鬯之禮而何用璋瓚爲璋非祭天之器乃據此奉璋之文誣文王之受命而郊其妄明矣旱麓之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言黃流則亦璋瓚而非圭毛公既誤以玉瓚爲圭瓚鄭氏又誤以圭瓚爲青金外黃金勺之璋瓚乃云王季有功德受此賜

而於此詩之箋復引宗廟之祭王裸以圭瓚亞裸以璋瓚  
亂之雖較董仲舒郊祀之文差有典據而不知諸侯之璋  
形如天子之邊璋妄以王禮施於侯度既使文王有改玉  
之嫌而董班何休因謂文王行南郊見帝之事附會其質  
文三統之邪說使後世姦雄妄干天步其害名教啟禍亂  
亦慘矣哉朱子力闢公羊之邪學而集傳於此又屈從鄭  
氏之說則亦簸揚之未精也且亞獻者后也其奉璋者世  
婦外宗也非髦士所得左右而亦非辟王之所有事矣況  
此詩一未及祭祀之事而下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此  
璋者非祭祀之大璋璋瓚而起軍旅之牙璋也以牙璋而

誤爲璋瓚因璋瓚而混爲圭瓚因圭瓚而指爲郊祀展轉  
失真遂以誣文王之僭王號而祀南郊毫釐之差不但謬  
以千里矣揚雄曰僭莫大於祭祭莫大于天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若文王未稱王而言六師鄭氏謂殷末之制是  
已文王專征而可有六師殷之所許以侯伯而用圭瓚祭  
帝于郊亦殷制乎文王而郊用天子之圭瓚何以稱爲至  
德哉

榛楛

榛有二種其結實似楛實而味香甜禮所謂榛栗

棗脩也說文作棗從辛從木傳寫作榛者俗通用棗喬木  
也非所在恆有之木而邶風與苓並稱此又與楛連舉則



非榛栗之榛可知濟濟者叢生之貌張揖曰木叢生日榛叢生于旱麓故古人動稱荆榛塞路蓋卽皇矣之詩所謂  
桲也解詳皇矣其桲下 楛集傳曰赤荆也赤荆者莖微紫赤而方  
葉圓而柔厚八月開紫花彌滿山谷俗謂之布荆惡木謂  
之楛此木莖脆易折繁生礙路故謂之楛往往與桲夾雜  
而生以類相連益知榛之爲桲也

黃流在中 集傳曰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  
而和之盡反毛鄭不知何據毛傳云黃金所以飾流鬯鬯  
猶通也謂以金飾其流通之際卽所謂黃金爲勺也流者  
酒之所從注也博古圖繪爵匱之屬皆有流士喪禮匱實

于盤中南流玉瓚以玉爲柄而金爲之流故曰黃流流卽  
勺也此蓋諸侯裸獻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所謂璋瓚也  
其外青金故黃流在中青金銀也黃金金也銀質而金鑲  
也明堂位記灌尊之勺夏后氏以龍勺周以蒲勺鄭氏謂  
合蒲如鳧頭也廣雅曰龍疏蒲科杓也蓋周之裸瓚其勺  
爲科合聚如鳧頭酒從中流一曰流一曰勺酒所從傾注  
也考工記注曰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又曰鼻勺流也則  
黃流之卽黃金勺明矣白虎通曰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  
飾其中君子之道故詩以興豈弟君子義取諸此安得以  
黃流爲鬱鬯乎若集傳所云築鬱金煮而和之尤爲差異

或因誤讀白虎通而意鬱鬯爲黃色之鬱金白虎通曰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所云金合者以金爲合釀之器也朱子連金於鬱以爲句加築於秬黍爲酒之下易合釀爲煮和遂謂先以秬黍爲酒搗築鬱金爲末置酒中煮之以變酒色使黃而謂之黃流割裂古文其誤甚矣按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二十貫爲築築者二百葉也旣非以杵臼搗築之謂所謂鬱者亦芳草之葉而非世之所謂鬱金者劉向曰鬯者百草之本也許慎又曰煮百草之英二百葉以成鬱乃遠方鬱人所貢以之釀秬黍爲酒以降神鬱人今之鬱林州詩含神霧曰鬱二百葉采以煮之

爲鬯鬱以釀酒大槩如今南方草麴之製鬱本眾草之英  
非世之所謂鬱金審矣且煮鬱者煮百草之英用以合熟  
黍而釀酒其用如麴非如今人煮藥酒之法煮之于既成  
酒之後故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鄭氏郊  
特牲注曰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曰釀曰中有則以  
之釀而酒中固有之非旋加於酒而煮之也且謂鬱金煮  
酒爲黃流更似不知所謂鬱金者魏略云鬱金生大秦國  
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之香陳藏器本草亦云然南  
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出罽賓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  
者相似唐書云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

花開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諸說不一王冑堂筆  
麈謂出西域一名撒法藍一名番紅花狀如紅藍花熬之  
芬馥清潤其說與魏略陳藏器略同要爲西番之奇卉左  
貴嬪鬱金頌云伊有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  
芳香酷烈悅目怡心古樂府云中有鬱金蘇合香唐詩蘭  
陵美酒鬱金香皆謂此草固非中國所有大明一統志載  
廣西羅城縣產此香亦徒有其說今所未見三代西域未  
通無從有此固非釀鬯之鬱而鬱金之名實唯此番紅花  
爲當其實朱子生當南宋偏安於東南大秦屬賓爲金夏  
所隔亦不知有此香而以爲煮酒成黃色者則薑黃之小

者蟬肚鼠尾破血散氣之草根耳其臭惡其味苦染家用以染黃若以煮酒令人吐逆人所不堪而以獻之神乎以薑黃爲鬱金以鬱金爲鬱旣展轉成譌而以煮釀爲煮酒以二百葉之築爲搗築則爲意想薑黃之可搗可染酒變色而因謂酒爲流以與儒先傳注相背則誤甚矣義理可以日新而訓詁必依古說不然未有不陷於流俗而失實者也

憎其式廓 毛傳云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旣似歇後語鄭箋云憎其所用爲惡者大又似隱語故集傳疑之而云未詳潛夫論曰夏殷二國之政用奢夸廓人其說較

通式用也見爾雅廓人以豐亨豫大惑其君者

其菑其翳 毛傳自斃者翳然則立死者又誰斃之乎爾

雅木自斃神立死槁蔽者翳蓋統名自死之木爲神自死而植者爲菑自死而倒者爲翳也故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言植立不動也自斃之斃斃也斃者之斃倒也與周禮斃田儀禮斃旌之斃義同作者作其菑也作起其根而仆之也屏者屏其翳也屏除而去之也

桺 爾雅桺桺毛傳亦云郭璞曰樹似榭檉而庠小子如細栗可食蓋卽狙公賦芋之芋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俗譌芋爲茅因呼茅栗內則有芝桺桺卽此其樹亦謂之榛

言釋和政卷三  
五  
叢生小木也許慎以爲栝非是栝佳木也不當與灌木同  
其修平若集傳謂爲行生之木木無生而成行者松杉之  
成行人爲之也旣種之成行必不礙於人何事修平之乎  
脩平者芟去之使道路平也若陸璣疏曰葉如榆也堅韌  
而赤可爲車轅尤誤

串夷載路 大王之時旣無西戎之患則此串夷之非昆  
夷明矣毛傳曰串習夷常路大也於帝遷明德之義相承  
鄭箋集傳之釋不如毛說之允爾雅云路大也串貫習也  
郭注曰串厭習也與毛傳脗合載語辭見于詩者不一路  
之訓大路車路寢皆大也如謂載路爲充滿道路則徒云



載路何以見昆夷之滿路而去非滿路而來邪生民之詩  
曰厥聲載路義與此同覃長訐大而復云載大者自言厥  
聲以足上文不嫌複也若以爲呱聲滿于道路則寒冰鳥  
集之下原非通衢且滿路者縱滿邪橫滿邪以爲橫滿則  
雖九軌之道凡兒之嘒皆可相聞不必覃訐之呱若以爲  
縱滿則路之延長不知紀極將畫何地以爲所滿之區限  
乎古人雖無意求工於文而體物精當必不爲歇後半明  
半昧之語倘不言昆夷之遁去而但云滿路不言后稷之  
呱令路人聞之而云充滿于道塗此後世稍知修辭者之  
所不爲而謂六經有此乎自當以爾雅毛傳爲安

以按徂莒 按者自上臨下適與相當而壓之也夏小正

漢按戶當戶上也以手抑而下之曰按故導引法謂之按

摩侵阮之寇與阮相持文王之師起而逼抑其壘關隴之

地西高東下自岐向阮乘高而下文王受專征之命帥六

師以壓之正當其衝使之欲遂不能欲退不得銷沮折服

所謂按也按本安去聲其入聲音與遏同故孟子借用遏

字實則與遏義殊按壓也遏止也即讀為頽頽遏音近亦當以

壓抑為義

侵自阮疆 春秋左氏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穀梁

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陸佃曰無

名行師曰侵胡氏折衷其義而曰潛師掠境曰侵然潛師之義亦有未安潛師者必孤軍潛至如齊桓帥八國之師越千里而往師安能潛邪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王師討有罪者亦無潛掠之理唯公羊氏曰犇者曰侵精者曰伐精犇者自受兵者之害深淺言也鄭氏禮注曰侵云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許慎說侵漸進也从人手執帚如掃之漸進卽公羊之所謂犇也故秦誓曰侵于之疆此曰侵自阮疆皆以疆言抵其境未造其國也負固不服則侵之掠其疆奪其險也知侵爲加兵境上之名矣則此言侵自阮疆而非侵密也使伐密師于阮以

言和而政卷二  
救阮則當言伐言救言襲而不當言侵侵密必自密境安  
得自阮疆而侵之蓋密阮相攻兩俱不道繇近略遠故先  
阮以及密白云者如湯征自葛載之自兵之始也阮地後  
亦入于周與密同滅蓋一舉而兩併之所謂兼弱攻昧取  
亂侮亡也若阮非與密同膺負固之討則密劔而阮安阮  
雖永存可也胡爲乎未幾而地緼於周也哉我罔我阿則  
兵之所至隨收其地以入版圖矣

鮮原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孔晁注云近岐  
周之地也竹書商紂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周師次于鮮  
原帝王世紀曰岐山周城太王所徙南有鮮原鮮原者岐

陽之下有小山而下屬乎原卽所謂周原已毛公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岐山爲大山而原上別有小山也鄭箋云鮮善也集傳因之未是

是類是禡 毛傳曰于內曰類于外曰禡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鄭氏因之要未言所祭者何神也今按類之爲祭名同而制不一虞書肆類于上帝周禮太祝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此則上帝之祀有名爲類者而集傳因之然文王是時以服事殷而守候度必無祭帝之理其以文王爲祭帝者則公羊氏先受命之說惑於秦之僭立帝時而因以誣聖也然則此之言類者與虞書周禮太祝

之類名同而實異可知已周禮四類鄭司農眾曰三皇五  
帝九皇六十四氏鄭康成曰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  
爲之位許慎曰以事類祭天神天神者統于天之神卽康  
成所謂日月星辰非上帝也周禮以次之四望之下天神  
不宜後於地祇則事兼人鬼司農以爲先代有天下者之  
祭亦通蓋禮天神者必配以人鬼以爲之依則類祭日月  
星辰而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配焉禮之所宜抑告  
興師之故于前王或所伐之國爲其苗裔庶妥之而俾無  
怨恫也此之類祭蓋謂此矣上帝之祀與天神先代帝王  
之祭俱謂之類者類祭之禮無壇有兆舜方攝政不得郊

而見帝于圜丘故降殺而用類禮兼上帝天神而合祀之  
後世因以爲王者師祭之禮武成所謂底商之罪告于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也類之爲言聚也以事類云者  
所宜致告之神聚而合祀不似凡祭之專有所事而牲牲  
幣玉之文亦減焉或兼上帝或斷自天神以下唯事之所  
宜禮從簡而與事稱也舜攝巡狩之典周禮太祝定於成  
王之後故有類上帝之禮文王終守侯服則唯祭天神人  
鬼而不及上帝要以事類底告故均可名之曰類然其隆  
殺之別固不可引彼以證此也再攷周禮小宗伯凡大災  
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社稷宗廟亦有類名亦但以事故

合祭告之有兆位而不爲壇斯可名曰類益知類不必定  
祀上帝矣若禡之異於類者毛公以于內于野爲分爾雅  
說文俱統言師祭則禡所祭告之神卽類之所祭告也師  
未出而爲兆于國以祭曰類已出次舍爲表于所次以祭  
曰禡故鄭康成謂與田祭表貉音之貉同郭璞亦曰禡于  
所征之地蓋地異而祝號不殊也集傳乃謂祭黃帝及蚩  
尤不知何據且祀主黃帝而並享蚩尤亡論貞裘殊類而  
生爲仇敵死共兆位亦何異拓拔氏之以爾朱榮侑其祖  
乎漢儒之必不可毀者此類是也

靈臺

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鄭箋云天子有靈臺所



以觀禋象察氣之妖祥也胡氏春秋傳亦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時蓋本諸此以觀氛祲而謂之靈臺復以何者而爲靈囿靈沼乎故孟子謂民謂之靈爲贊美之辭靈善也書曰弔繇靈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仁積則物性盡而清明四達故曰神之精明者言明德之通於神明也靈臺之稱義取諸此若朱子謂若神靈爲之則與漢武之以通天名觀宋徽之以神運題石者又何以異要此靈臺定爲游觀之所非爲觀象而設漢人習專家之學遂建靈臺令爲天文官殊爲附會失實又以唯天子爲有靈臺遂謂文王受命于豐作靈臺用天子之制不

知文王滅崇幅員漸廣因水土之便而遷豐亦猶齊遷臨淄晉遷新田而已何得誣爲受命以資篡據者之口實其曰王者蓋詩作于革商之後以追王而王之也其以文王受命作臺者則唯惑於天子有靈臺以觀氛祲而不知靈之訓善而爲臣民歸美之詞也靈臺遺址在今鄆縣三輔黃圖謂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臺崇二丈抵今尺一丈二尺固不足以迴出岡阜而觀氛祲也辟靡 王制天子曰辟靡諸侯曰頍宮魯頌思樂泮水毛傳同王制之說鄭箋云辟靡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

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同形然既曰天子諸侯宮矣宮則非學也乃鄭氏之注王制也又曰尊卑學異名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同出鄭氏一人之言而參差如此蓋惑於王制有受成於學釋奠于學以訊馘告之文與魯頌在泮獻馘語迹相蒙因自紛亂而無畫一之論王制一書雜引而不相通盧侍中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非周之遺典蓋不足據然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有大學復有辟靡則王制已析之爲二矣凡古今言辟靡泮宮者不一未可偏據白虎通曰泮宮者半於天子之宮也言垣宮名之別尊卑

也廣雅曰辟廱類宮宮也宮猶署也是以辟廱爲天子諸侯之宮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名曰辟廱蔡邕明堂論引左傳臧孫清廟茅屋之說證明堂辟廱太學爲一是以辟廱爲明堂之流水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蔡邕獨斷曰三代學較之別名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則與鄭氏之說同以辟廱爲學也眾論無所底定如此今按三輔黃圖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漢辟廱在長安北七里漢大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又云犍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帝宜興辟廱則漢成帝始立辟廱而董仲

舒策曰太學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是漢武帝時已有太學是太學自太學辟廡自辟廡在漢亦然而況於周乎桓譚新論曰辟廡言上承天道以班教令終軍書曰建三宮之文質三宮辟廡明堂靈臺也又齊泰山之下有明堂而未聞有辟廡則明堂固非與辟廡而爲一故陸璣策秀才文曰辟廡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則機固已疑邕說之非矣朱子折衷古說而曰辟廡天子大射之處其說爲允然而猶有未當者張衡東京賦徐至于射宮薛綜注曰射宮謂辟廡也朱子之說與此爲合今以詩之本文與周禮及許慎之說參

攷之則辟靡非大射之宮也許慎曰泮宮諸侯鄉饗射之宮又曰辟靡天子饗飲辟靡周禮司弓矢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眾曰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澤宮者壅水爲澤蓋卽辟靡泮水之謂也射于澤而後行大射禮于射宮澤與射宮宮異地射異日楛質大侯異物則其非大射之宮明矣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宮親聽誓命則澤又爲涖誓之所非若大射之宮專爲射設也在泮飲酒者饗也旣作泮宮淮夷來服者習射講武誓眾威遠之道也誓于斯則獻功于斯故在泮獻馘也許慎饗飲之說於斯

爲確矣此詩抑曰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  
靡鼙鼓逢逢矇眊奏公大射禮樂人宿縣笙鐘建鼓應鼙  
朔鼙陳焉鼓鐘之謂也太師少師升自西歌奏鹿鳴騶虞  
貍首終奏陔公入驚奏公之謂也此樂皆射宮之所設而  
澤亦有之者習射必比于樂射必先燕燕射之樂不容異  
於大射且或來饗飲必具樂也然則泮宮辟靡均爲澤宮  
之名饗于斯射樞質于斯設懸奏樂于斯有戎祀之大事  
則涖誓于斯師出有功則獻捷于斯故文王于斯奏公魯  
侯于斯飲酒獻馘于斯淑問郊卜于斯涖誓也桓譚陸機  
所謂班教令者其此謂與若明堂位以瞽宗例辟靡蔡邕

以辟靡爲大學則或因大司成兼正樂典教之事而此詩有鼓鐘奏公之文遂相附會不知大司樂祭于瞽宗大胥春入學各有官署見于周禮者足據而國子之教在大胥則曰舍采合舞大司樂則曰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小胥則曰巡舞列籥師則曰舞羽吹籥月令亦曰上丁入學習舞入學習吹則國子之所肄于學者舞也吹也鐘鼓之考擊旣非學子之所有事奏公之矇瞍亦非司教之人參攷可知無容混而一之也若戴埴鼠璞謂辟靡泮宮爲文王魯侯所處之別宮則又惑于班固張揖之論而不審明堂位又曰魯人先有事類宮以泮宮與虜池配林同爲方



望之祀抑自與其周學之說相背戾矣杜佑通典云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泮本魯之水名而澤宮立于其上而鄭箋云辟廡者築土離水之外亦明離乃岐周之水名蓋因水而立宮引水以環之則于周爲離于魯爲泮若他國之澤宮不謂之泮夏殷之澤宮不謂之廡漢人承而不改殊爲不典鄭氏辟明廡和之訓亦拘文而失實也胡氏春秋傳曰魯嘗作泮宮矣學校以教國之子弟故不書蓋亦爲明堂位之說所亂今世乃于先師廟門之內作半池以倣泮水夷夫子之宮于射飲蒞誓之澤宮殊爲不敬之大倘如明堂位所云瞽宗頌宮一也則又以夫子爲樂祖不

言系和政卷三  
三十四  
愈悖乎禮制之亂俗儒誤之也泮水之側有芹有苜豈半  
畝滂池之謂乎文王時爲西伯而立辟廱則亦與魯之泮  
宮等周有天下始尊爲天子之制實則以雝泮二水立名  
非如明堂太學定爲天子之獨有也

豐水有芑 毛傳曰芑草也按草之以芑名者二一爲白  
梁維糜維芑之芑也一爲苦蕒廣雅所謂蕒蘆者則薄言  
采芑之芑也芑苴音相近或謂之苴或謂之芑古字通用  
芑字又與杞通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蓋亦蕒也而字从木  
此豐水所有之芑木也而字从草不必泥也木之以芑名  
者亦二爾雅所謂杞枸櫞也孟子性猶杞柳趙岐曰杞柳

柎柳是也柎亦與杞通用而字或作櫟此豐水所有之芭  
乃芭柳也蓋白梁藝于田疇苦芭生于原野均非水濱所  
有故采之者或陟北山或于菑畝非能循水湄而求之也  
所以知非枸杞者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有木焉其狀如楊  
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芭字正从草狀如楊而赤  
汁正今之所謂櫟柳而孟子之所謂杞柳也其木與櫟同  
而櫟小芭大其生也必于水次高木成林故武王依之以  
立國蓋故國喬木之意若區區一草何足紀哉

生民 后稷無人道而生子其說甚誕朱子以爲先儒疑  
之是也而張子引天地生物之始以信其必有是蓋不然

天地始生之事不可知者無涯安能以槩之中古乎抑或  
以蝨有無種而生者爲喻蝨之一日當人之十年百人之  
身百日之內必有特生之蝨自稷以來歷數千年盡四海  
何無一特生之人邪郊禘之禮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姜  
嫄旣非處子而與于祈子之列何以知其無人道哉凡此  
詩言自明讀者未之繹耳履躡也躡迹而相隨也帝高辛  
也武大也敏動歆感也隨帝往祀祀畢而歸心大感動因  
以介帝而止之介迎也止宿也帝與嫄同止正以言其人  
道之感也使未當夕而有娠則姜嫄不敢告宮中不以爲  
罪必以爲妖何復鄭重處之側室戒不復御而以生子及

月之禮待之乎且至是而言不御則前此之常御可知又  
何以云無人道之感邪以生子及月之禮處之既無嫌矣  
而後又胡爲棄之也惟其見棄故啟後世之疑因而無人  
道之誕說生焉乃所以見棄之故詩又已明言之矣上帝  
不甯天不佑高辛而甯之也不康禋祀宗社危也凡言不  
而釋以豈不者正釋不可通則反釋之非必不之爲豈不  
也偶爾生子之易人間正復何限亦何至稱上帝之甯禋  
祀之康鄭重如此哉信其鄭重欣幸之如此而又胡爲棄  
之也蓋高辛者帝摯也姜嫄摯妃后稷摯之子也帝嚳有  
天下號高辛氏世以爲號帝摯猶稱高辛堯自唐侯入立

而後改號爲唐如謂必帝嚳而稱高辛則黃帝與炎帝戰亦軒轅與神農戰邪唯后稷爲帝摯之子故尙書世本俱不言稷爲堯弟而及夏禹有天下后稷尙存使爲嚳子則稷逾百五十歲矣未聞稷之有此逾量之年也帝摯者無道之君也帝命不佑宗祀不康國內大亂諸侯伐而廢之迎堯而立當斯時也必有兵戎大舉特典籍亡存莫從攷證所幸傳者正賴此詩耳居然生子者不先不後恰於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也摯旣失守后妃嬪御蒙塵草莽姜嫄不能保有其子而置之隘巷或自隘巷收之知爲帝妃之所生而送之平林平林者古諸侯之國也逸周書

曰挾德而責數曰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古有此國在河  
北隆慮之墟而後亡滅或爲姜嫄之母黨或爲帝摯之黨  
國伐者國爲人所伐也送者方至而平林受兵不遑收恤  
捐之于寒冰焉逮夫亂之稍定乃于飛鳥之下收養之于  
時天下漸平堯已定位而姜嫄母子乃得歸唐而稷受有  
郃之封此則后稷厯多難以得全之實也詩厯厯序之粲  
如日星而人不察漢儒好言祥瑞因飾以妖妄之說誣經  
解以附會之乃使姜嫄蒙不貞之疑后稷爲無父之子成  
千秋不解之大惑讀者以理審之以意求之以事徵之以  
文合之當知愚言之非創而樂求異于前人也

誕降嘉種 鄭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說

甚夸誕孔子順曰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  
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說是  
也蓋洪水之餘耕者或失其業種穀不備卽或稍有亦得  
自鹵莽滅裂之餘而非其嘉者后稷以其芴草之功能盡  
穡理獨得黃茂之穀故以降賜下民俾以爲種如宋以占  
城早稻頒賜天下亦其遺意降下也頒也嘉種者卽黃茂  
也故毛公曰黃嘉穀也茂美也漢儒好言瑞應遂有天降  
之說不知天之雨粟亦妖異而非禎祥王充以爲風飄他  
處之粟非天之能雨說亦良是其以爲聖人能感天之雨



粟者亦釋氏誕妄之說相與爲類耳漢之俗儒同佛老鬼神之神之說宋之駁儒同佛老性命之旨皆反經以正人心者之所必辨也

駁儒謂張子韶  
陸子靜之流

取羝以較 較者行道之祭周禮大馭所謂犯較遂驅之聘禮所謂釋較乃飲酒于其側是已聘禮既爲大夫越境之行大馭馭王玉路以郊祀南郊在國門外以行遠故必犯較以祓不祥若齊僕馭王修宗廟之祭在公宮左無容犯較此詩上云釋烝黍梁下云燔烈既爲饋食之祭則無犯較之禮明矣且較之用牲杜子春曰轅較磔犬亦不用羝蓋其事小不得用宗廟之牲也后稷于唐虞爲卿士故

言有家室而不言有國于禮不得具太牢則以羊為上羞此較字或羞字之譌羞與上文揄蹂叟浮叶韻脂惟亦可通叶不敢信為必然姑闕可也徇其誤而曲釋之必有所窒矣

肆筵設席 毛傳曰設重席也集傳因之按重席者席上加席一筵而二席也今此優同姓之侯氏雖情在加篤而

重席者唯王于斧依之前則用以自尊禮無可踰不得為

侯氏設也然則所謂筵者莞筵紛純也席者繅席畫純也

几者彤几也一筵一席而非有重周禮諸侯之昨通席與

筵國賓于牖前者如此乃待諸侯之隆儀而必不可同於

筵國賓于牖前者如此乃待諸侯之隆儀而必不可同於

天子毛傳失之

四鏃既鈞 毛傳曰鈞矢參亭參亭者三訂之而勻也鏃

矢一在前二在後參而訂之故曰參亭然鏃矢弩矢也弓

矢與鏃矢等者爲殺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唯恆矢

則用諸散射散射者禮射也此宜用恆矢之軒輶中

如者

而顧用參亭之鏃矢蓋射樞質而非射大侯也樞質難入

故用鏃矢以益其力周禮澤其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眾

曰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

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於射宮

射中者得與於祭故曰序賓賓者祭之賓而非射之賓也

其禮行于祭之先日而此追敘之集傳曰既燕而射以爲樂蓋屬未審

酌以大斗 此斗字本音知庾切字或作料儀禮司宮設  
罍于洗東有料注云酌水器也如字讀如陡者量器其音  
知庾切者酌器音義各別按宣和博古圖有漢龍首鏃斗  
其器圓容一升又有熊足鏃斗圓而上有口承蓋容一升  
四合有半皆有流有柄三足有耳許慎說鏃斗温物之器  
又趙襄子使厨人操斗以食代王斗固爲行食之器而其  
有流虬起如博古圖所繪二斗者則必酌酒之具也所容  
不過升餘此云大斗其容必倍酌之以實觶爵必相容自

與量器之斗陡容十升者異。滄于髡曰一斗陡亦醉則通

計所飲而言非以酌也。談苑醍醐引律麻志聚于斗溝洫

志其泥數斗易日中見斗皆作知庾切亦誤北斗之斗象

斟器當讀如大斗之斗其泥數斗十升也自當如字當口

切舊注以此斗字讀知庾切當叶韻非是

鞞琫容刀小爾雅曰刀之削七笑切謂之室室謂之鞞琫

琕鞞之飾也分疏未悉不如劉熙釋名之明劉熙曰琫捧

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鞞鞞卑也在下之言也皆刀鞘

之飾也故毛公曰下曰鞞上曰琫今按古玉圖攷繪有玉

璃琕同鞞琫二其琫形如環而橢長旁蟠螭環孔大而穿琕

如筩旁出蟠螭筩中孔小而不穿云是高辛墓中物如環  
孔大橢長而穿者鞞口飾也狹長如筩孔小而不穿者鞞  
下飾也正與毛公劉熙之說合矣唯左傳杜預解云鞞佩  
刀削鞞上飾鞞同下飾則以鞞爲琫琫爲鞞然其爲鞞室  
之飾則同也集傳乃以鞞爲刀鞞琫爲刀上飾誤矣以鞞  
爲鞞似沿小爾雅而誤以琫爲刀上飾則更無可據矣刀  
劍上飾謂之鹿盧古衣服令曰鹿盧玉具劍是也容刀者  
爲容之刀具刀形而無利刃如今肩輿前旁插之劍以爲  
容觀而不適於用傳注未悉

執豕于牢 上言曹者牧豕之地此言牢者豢而待殺之

檻獨斷所謂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者雖  
祭祀之牲與燕飲之牲豢之有異而可因以知牢之制也  
其軍三單 毛傳曰三單相襲也立義精核而不易解了  
鄭氏乃云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則誤矣公  
劉自西戎遷幽地狹民寡安得有三軍之賦乎單者董仲  
舒所謂口軍也百畝以食八口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  
人三分而用其一蓋百畝而賦口軍一與後世所謂三丁  
抽一之說略同單一也三口而一軍故曰三單其賦太多  
而不與周制同者公劉當草創之初外禦戎難內修疆圉  
一時權制而上下同患民不怨勞則仁愛所結亦諒其不

得已也顧定賦則然而上役休罷更番充伍故毛公曰相  
襲者猶言相代也亦以明三單之非橫役矣然此三單之  
法唯以之度隰原之賦而夕陽之山瘠者則但徹田爲糧  
而不賦其軍及芮鞠旣卽之後隰原之賦則亦應漸減則  
所謂止旅乃密者是已

取厲取鍛 毛傳曰鍛石也鄭箋云所以爲鍛質蓋許慎  
之所謂小冶也小冶者泥雜瓦屑爲之以盛五金而鎔鍊  
者若用石爲之則入火爆裂此物理之必然者古今一也  
且厲石鍛質所在輒有幽在渭北去渭二百餘里必遠涉  
渭南而取之何其迂而不憚煩邪且厲鍛之需無幾耳使



數人取之可給萬人數年之用此何以足紀哉厲鍛蓋古地名延綏塞上有故祖厲城疑卽厲與取者收奪之名亂治也涉渭爲亂者南略地而至于渭取厲取鍛者北略地而至於狄境故曰止基迺理以土地之斥而言也爰眾爰有而曰止旅迺密地斥而民以眾也以文義求之自應如此若集傳云鍛鐵也尤不知其何據

戎雖小子 民勞板抑三詩言小子者數矣戎雖小子鄭氏以爲王以小子自遇小子躑躑鄭氏以爲女反躑躑然如小子於乎小子集傳則以爲衛武公之自稱然斥王爲小子旣嫌於倨侮武公八十而自稱小子謙不中禮矣逸

周書芮良夫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曰惟王暨爾執政小子則小子蓋當時執政之稱也按周禮夏官有小子其屬下士二人職雖卑賤而掌徇陳贊牲受徹之事則左右之近臣也或因狎習而與執政故詩書皆斥告之猶趣馬亦下士而十月雲漢皆鄭重言之蓋周末寵任童昏便嬖小子在王左右得以上執國政遂爲要職已淮南子曰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

泄泄 爾雅憲憲泄泄制瀆則也郭注云佐興虐政設教令也厲王暴虐與幽王淫昏其惡不一改易舊章興利虐

民如弭謗之類教令煩苛而榮夷公之屬爲廣設科禁以  
逢合之卽下文所謂自立辟也故孟子以改制先王之道  
者爲泄泄泄泄沓沓皆水流冗迫喧逐之貌失之急而非  
失之緩若以爲怠緩悅從則瑣屑小人不足以爲大害且  
厲王苛虐亦不足以逢其惡也孟子所指斥亦李悝商鞅  
申不害之流非佞幸也

夸毗 方言夸姪也毗瀟也爾雅夸毗體柔也毛傳亦曰  
體柔之人蓋姪夫耽色心瀟急而體柔靡之狀故曰威儀  
卒迷則夸毗者筋骸不束而無儀可象也小人之迷於貨  
賄權勢者誠有如姪者之瀟悶而骨醉情柔也集傳云夸

言部利頭卷三  
三三  
大毗附也析字立義而非古語之本指古今各有方言自不容以今人字義解之

則莫我敢葵 云葵之爲揆於義無取揆音求壘切與葵字音義懸隔按葵草名向日傾而蔭其趺故左傳曰葵猶能自衛其足是葵有蔭義借爲庇蔭之旨莫我敢葵言上方興虐政疾苦其民牧民者莫敢亢上意以庇民也小雅天子葵之義同言樂只君子宜爲天子所蔭庇也

蜩 蟬 毛傳曰蜩蟬也 蟪 蟪者卽夏小正所謂 匭也 小正五月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又曰匭之興五日 翕 翕乃伏又曰唐蜩鳴唐蜩者匭也然則蜩之與蟪類同

而實爲二物矣爾雅蝟句蝟蝟蝟蓋蝟蝟也蝟蝟蝟也蝟蝟蝟也蝟蝟蝟亦蝟  
之一種形大而色黑昔人啖之禮有蝟范是已故莊子疴  
癭承蝟承之以食然佃以爲色黑則與小正五采具之文  
不合今按色黑而鳴聲大者馬蝟也一謂之蝟一謂之蚱  
蟬具五色者蝟蝟也二者皆蝟也則小正埤雅之言不妨  
兩存蟲魚禽獸形同色異原無分別亦猶丹白皆鷄駢元  
皆牛耳若蝟則似蟬而小郭璞曰蝟蝟者蝟俗呼爲胡蟬  
方言注又云似蟬而小鳴聲清亮今山中有此一種大如  
小指鳴于澗薄草際不登高樹夏初雨後鳴聲圓細至盛

夏卽無蓋小正所謂五日翕望乃伏也二者形狀略同而大者乃蜨螂丸中之子所生旣蛻而復爲蜨螂小者蟻蟻所化所謂復育爲蟬也其伏則不知所終要之蟥小于蜩而陸璣乃以蟥爲蜩之小者誤矣如蜩如蟥各有所喻如蜩煩囂相和也如蟥隱見不恆也如沸淪亂不甯也如羹蒙糊無別也傳注俱所未悉

匪上帝不時 廣雅時善也匪上帝不善言匪上帝不生善人特殷不用耳舊訓時作辰與下文文義不屬

飛蟲 赫 蟲之飛者撲之而已無容弋而獲之弋者生絲繳矢所以射鳥非所以獲蟲者也飛蟲蓋卽拚飛之桃

蟲鷓鴣也故鄭箋謂自恣飛行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小  
人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閒者得誅女我恐女  
見弋獲往教正女覆陰女使免于禍女反赫我也赫讀如  
莊子鳶鴟視之曰嚇呼駕切之嚇鳥有所挾而鳴以拒物之  
聲

職涼善背 小爾雅曰涼佐也毛傳曰職主也是時榮公  
位三公主國政芮伯爲大夫佐之不相協合或善或背乖  
異而無以爲民極故曰職涼善背主者行同盜寇佐者以  
不可諍止之不見聽從而反相巧詆故曰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傳以涼爲薄箋讀爲諒於義未諧

靡神不宗 毛傳曰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虞書禋于六宗孔氏傳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然  
則宗者卽六宗之祭而云尊者以釋宗祭之所自名鄭氏  
乃云無不齊肅而尊敬之非也六宗之祭孔氏以爲四時  
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曰埋少牢于太  
昭以祭時祖迎于坎壇以祭寒暑主于郊宮以祭日夜明  
以祭月幽禋以祭星雩禋以祭水旱禮記祭法與此正同  
而祖迎譌爲相近幽禋雩禋則禋皆爲宗故干祿字書曰  
雩宗之宗音禋則靡神不宗者亦靡神不禋也大祝六祈  
四曰禋鄭司農眾曰禋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以合之六



宗之祀曰郊宮之祭也月夜明之祭也星幽雩之祭周禮  
宗伯所典以禋燎祀之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也辰者時也  
太昭之祭也坎壇所祭之寒暑亦與焉而雩禘者當卽禋  
燎所祀之風伯雨師以其爲本禘故略而不言其兼山川  
者則月令所謂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是已蓋日月  
星時寒暑旣各爲一宗而雩禘則合祀之復益之以山川  
焉故曰靡神不宗而毛公以爲索鬼神而祭之也索盡也  
盡六宗而皆禘也日月星辰上也山川下也太昭坎壇壇  
而無主則瘞少牢郊宮夜明有主則奠牲幣故曰上下奠  
瘞皆雩宗之祀也若漢以風伯雨師靈星后土稷神先農

爲六宗則星有三祀日月時寒暑不與旣爲缺典而合地  
祇人鬼于天宗亦殊不倫應劭賈逵以爲別有天田星尤  
屬穿鑿然要以爲祈年之祭則宗卽祭祀以禳水旱而不  
得謂爲齊肅而尊敬之也鄭氏禮注乃云宗禋字之誤而  
不自知其誤之甚矣若王莽以易六子爲六宗王充以六  
合之閒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曰六宗失祈禋之旨  
至張髦以三昭三穆之廟爲六宗後漢書臣昭注以六宗  
爲祭地則尤禮家之稂莠所必鋤而去之者也

云如何里 鄭箋云里憂也如何憂則可以不憂矣此說  
之不可通者也鄭氏之意謂里與悝通悝字有大也病也

二義集傳用鄭說而又云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夫有所聊賴則不憂矣如何憂與如何聊賴詞正相反是又與里憂也之訓相矛盾按考工記里爲式注里讀爲已已止也云如何止者不知早旣太甚之後作何究竟也卽下文大命近止之深憂也

錫爾介圭 鄭箋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尺二寸者天子之鎮圭也王以之賜申伯則上替也申伯受錫而不辭則下陵也雖東周衰弱之天子然必以改玉改步拒彊侯之僭而謂宣王之于申伯以天子之圭命之乎集傳曰介圭諸侯之封圭是也介者介紹之以見于王也覲禮侯入門

右坐奠圭錫爾介圭者錫之以圭使可介而見也申伯伯  
爵蓋躬圭長七寸

仲山甫 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集傳因之按潛夫論曰  
慶姓樊尹駱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在  
今河內後有樊頃子今攷所謂南陽者卽晉啟南陽之南  
陽也在太行山之南故一曰陽樊杜預曰野王縣西南有  
陽城其地在今懷慶府脩武縣後漢書注謂樊在襄州安  
養縣樊鄉者誤也樊後爲蘇忿生之田桓王以與鄭又奪  
之以與皮皮叛虢公討之地入于王至襄王以與晉文公  
則樊者東都之采邑而非國也仲山甫宣王之大夫食邑

于樊雖受地視侯而不君其國故從天子大夫稱字之例  
其生也曰仲山甫其没也諡曰穆仲與申伯韓侯之稱侯  
稱伯者異服虔曰陽樊樊仲山之所居言居則非侯國明  
矣其曰樊仲山者大夫賜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氏然必  
卒而後賜之氏則仲山甫之子孫以王父之邑爲姓而追  
稱之曰樊仲山若仲山甫自慶姓而王符仲山甫亦姓樊  
之說亦非也尹亦慶姓吉甫與仲山甫同姓故吉甫作誦  
稱仲山甫而不舉其氏蓋親之也

梁山 韓 豹 潛夫論曰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近

燕是也又云後爲衛滿所滅遷居海中此則三韓之先世

夷狄之君長非侯封之國也若鄭氏謂梁山爲韓國之鎮  
今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而集傳因之則以此韓爲武王之  
冑左傳所謂邗應晉韓者其國後爲晉所滅以封韓萬之  
韓而梁山爲春秋梁山崩壅河不流之梁山矣按此詩云  
燕師所完今韓地在陝西韓城縣梁山在乾州境內去燕  
二千五百餘里勢難遠役燕師鄭氏曲爲之說以燕師爲  
燕於見切安之師牽強不成文義按竹書王師燕師城韓固  
有明徵若山之以梁名者所在有之非僅夏陽西北之梁  
山也山海經管涔之北有梁渠之山脩水出焉而其流注  
于鴈門計此梁渠之山當在山西忻代之境居庸之西與

燕鄰近故燕師就近往役而韓國之產熊羆貓虎韓國之  
貢赤豹黃羆皆北方山谷所產一統志載忻州產豹代州  
產熊皮豹尾古今物產有恆與詩脗合若乾州韓城濱河  
之野未聞有此且詩稱川澤之美不及黃河則梁山非夏  
陽之梁山又明矣又貊爲韓之附庸地必近韓按山海經  
貊國在漢水東北地近于燕燕滅之所云漢水者未詳其  
地然漾沔皆名漢而去燕甚遠則漢字或涑字傳寫之誤  
貊國在涑水東北東界燕之西境與燕接壤爲燕所併而  
其初附庸于韓固其宜矣若郭璞曰今扶餘國卽滅貊故  
地在長城北去元菟千里與王符滅于衛滿遷于海東之

說合然荒遠之域非韓侯受命之土四夷雖大皆曰子不  
得稱侯也且王錫韓侯以革路革路以封四衛者夏陽之  
韓去王畿近侯服也韓與晉邗同封者武王之穆也同姓  
懿親宜受金路之錫唯此韓國北界猶狄去王畿千里而  
外隔以大河故受革路之封而其命之詞曰纘我祖考戎  
女也使爲夏陽之韓則武王之裔韓之祖卽周之祖也而  
何爲疎遠之曰戎祖乎王符去古未遠而詳於世系之學  
故其說差爲可據若以一時有二韓國則亦猶召公之後  
封于薊姑姓之國封于胙城皆名曰燕不嫌於同其在於  
今府州縣之有七太平六永甯固不相爲遷避也



鈎膺鏤錫

鏤錫者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惟王之玉路有

焉金路鈎象路朱革路龍勒皆無錫臧哀伯曰錫鸞和鈴昭其鳴也錫蓋鈴屬動則鳴者昭者別也唯天子之路有錫諸侯鸞和鈴而已所以昭貴賤之等也韓侯爵唯得有金路以下而遠爲四衛之國故錫以革路且不得有鈎而况錫乎施鈎錫于革路之馬旣尨雜而不成章以玉路之飾予諸侯則是以器假人而鳴不昭矣周衰典禮紊亂宣王因之不能革正詩人意在夸示雖非以刺其濫僭而讀者可因之以見典禮之失故曰詩可以觀

倅革金厄

倅音他刀切倅革者倅纓五就之革路也韓

爲四衛之國故錫以革路若方叔天子大夫當乘夏縵而亦云倅革者蓋革路又以卽戎奉命專征則用王之戎路如王之親之也厄與輓通士喪禮注楔貌如輓今文亦作厄輓所以施衡者金銅也毛傳以謂烏蠋是已宣和博古圖有周輅托轅二皆以銅爲之本豐末歧出在上者短而上曲在下者如鵝項曲起嚮上端末平銳如烏頸承味蓋所謂烏蠋蠋也鄭氏以爲小金環約革轡者失之

程伯休父 顓頊之子黎世爲火正堯紹重黎之後命羲

伯復治之故重黎世序天地以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于程休父爲宣王大司馬故司馬遷自序以爲其祖程者

休父所食縣內之國稱伯者如春秋渠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其爵也大司馬卿也集傳以爲大夫失之程之爲地在西周畿內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周書曰王自程竹書周作程皆此程也孟子謂之畢郢音程在豐之西及旣遷豐鎬之後程爲間田因以剖封而休父以大司馬有功受之漢書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注云古程國伯休父之國蓋宣王都西京休父食邑宜在西都畿內而上程在雒陽百里之內以供官者非分封之地也

詩經稗疏卷三終

詩經稗疏卷四

船山遺書九

衡陽王夫之撰

周頌

單厥心 毛傳曰單厚也今按單則薄未見其厚也大雅俾爾單厚其可云俾爾厚厚乎禮大傳曰戚單于下郊特牲曰單出里祭義曰歲既單矣單皆訓盡也猶言專壹畢用也單厥心者言專壹其心而盡之也集傳曰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於義自通

時邁

執競

思文

鄭氏周禮注以此三詩爲肆夏昭

夏納夏之樂章其說與韋昭國語注及呂叔玉之論合而

集傳取之今按九夏皆金奏之樂故周禮以鐘師掌之而歌工不與其事左傳叔孫豹如晉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金奏工歌既分別而不相並鄭氏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殊爲不審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叔孫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今觀時邁一章何與於尸執競思文何與於迎牲與接賓合此三詩抑於享元侯之義無取而以后稷配天之歌延四方之賓尤爲不倫且尸賓與牲方出方入非獻醑之際但可以金奏節其威儀浸令配以歌詩亦孰與聽之故燕飲必畢坐行醑而後弦歌乃奏以寫

心而合歡未有於出入閒亂以歌聲者故知呂叔玉之說  
附會而失實也倘以肆于時夏與陳常于時夏兩夏字爲  
據則尤迂謬時夏之夏毛傳曰大也集傳曰中國也而九  
夏之夏則金奏之聲合于夏舞而得名也穀梁傳曰舞夏  
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范甯曰夏大也大謂大雉  
大雉翟雉周禮天官之屬有夏采注曰夏采夏翟五采則  
樂以夏名者蓋卽禹貢夏翟之夏金奏以配舞得名故亦  
曰夏蓋舞可配金奏而不可配歌舞以配歌則且以舞且  
以歌而歌氣不屬也金奏亦可配舞而不可配歌金奏以  
配歌則噌吰鏗錚之響能奪歌而使之瘖也內則二十舞

大夏鄭注云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然文羽武干羽謂之  
夏干謂之萬鄭氏亦誤而夏要爲樂舞之名則康成亦知  
其非時夏之夏矣金奏以合舞節而謂之夏而燕禮賓及  
庭奏肆夏大射禮賓降奏陔公入驚陔驚皆九夏名皆無舞者則  
以此九夏之節自舞而來不必配舞而亦可獨奏猶燕禮  
若舞則勺亦獨具勺舞不必繼以於鑠之詩也金奏者以  
鐘鑄播之鼓磬應之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之東西階  
之西而歌工之席則在西階上少東其位既遠而不相比  
歌工不能越位以就縣舞者不能升堂以應歌且公之始  
升卽席卽奏肆夏告旨禮成而樂闋酢醕禮畢而後歌工



入焉則方奏肆夏之時歌工未入誰與歌此三詩以合樂  
乎其終也歌工與旅疇之禮而鐘人則受賓賜之脯于門  
內鬻是掌金奏者之與歌工貴賤禮殊終不得而合矣如  
謂以金鼓寫詩章之音旨則鐘鐻之聲餘韻因其弇侈爲  
一定之響不可以意爲斂縱非若笙管之激揚因乎人氣  
之噓吸能令合新宮等譜也特以其輕重疾徐應舞節之  
起伏旋折爲九夏之別而必不可以言語文字爲之句段  
故車之和鸞行之佩玉皆可以肆夏爲節則其抑抗之間  
不過數聲而已矣至漢樂府始以歌聲配鐃鼓旣與古樂  
不合而其音多高抗而近乎北鄙殺伐之音且朱鷺等曲

閒以幾令吾云云亦止可以吹寫之如今笛譜畱丟之類而必不可以金寫今此堂下金奏之縣雖亦有箎而金革滿縣鐘鐻磬鼓鞀鼗之喤喤豈一孤箎能曲折以傳時邁三章之音節乎使其能然亦當謂之箎奏而不謂之金奏矣鼓鞀之音較之金聲猶可爲之節然投壺鼓鞀之譜止於方圓半全之節而不可以騶虞貍首諸詩合之況金聲之匏篪始洪而終細一聽其自鳴自止而人莫能制者哉故周禮登歌擊拊下管奏棘俱無金奏鄭司農以爲貴人聲者是已樂旣崩壞九夏之譜不傳叔玉韋昭妄以詩章系之而偶有時夏之文適以資其穿鑿不知時夏之夏與

夏翟之夏逕庭不合自不勞辨而自明況九夏之樂制自周公集傳抑以執競爲昭王以後之詩然則當昭王以前執競未作九夏缺一而無昭夏乎集傳曲徇鄭說亦且自相背戾矣金奏者猶今之鼓吹也詩歌者猶今之歌曲也古今雅俗不同而聲音之洪纖曲直必不可合則一也

管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廣雅亦云管長尺圍寸六孔無底則其制度與箎無別音響必與箎同既有箎矣蘇成公又何爲而作箎耶按郭璞穆天子傳注曰箎如併兩笛鄭氏禮注亦云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太常樂官有焉蓋莊子所謂比竹也當以鄭郭爲正

肅雝和鳴 爾雅笙小者謂之和郭璞注言小笙十三簧  
大笙十九簧鄉射記三笙一和而成聲注曰三人吹笙一  
人吹和故經言簫管備舉惶惶厥聲謂簫管之聲盛肅雝  
和鳴謂小笙之聲圓細而靜也爾雅肅肅敬也雝雝和也  
小笙清而以和眾樂故旣言肅而又言雝辭已盡矣如以  
和爲和平之和不已贅乎

鱣 鮪 鄭箋云鱣大鯉也毛公衛風傳亦云鱣鯉也中  
華古今注曰鯉魚之大者鱣鱧魚之大者鮪高誘淮南子  
注曰鮪魚似鯉集傳乃謂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  
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蓋沿陸璣之誤而璣之

誤則沿郭璞之不善讀爾雅也爾雅之文多一物連舉二  
名以廣異稱其釋魚曰鯉鱸句鰻鮎猶言鱸鯉也鰻鮎也  
許慎說鱸鯉也鰻鮎也鮎鮎也正與爾雅脗合郭璞不解  
分爲四句各爲一種乃謂鱸似鱮無鱗肉黃口在頷下大  
者長二三丈則是今之所謂黃魚也集傳因以謂鮎似鱸  
而小青黑色則是今之所謂鱮魚也乃此二魚唯江南有  
之北方所無故今制湖廣以其鮎充貢衛在河北漆沮俱  
小水何從有此巨魚其爲魚也絕有力釣者恆以機施百  
餘鉤宛轉罾之隨以大楫擊之順流數十里俟其力憊乃  
可舉而出之水中固非施罾之所能得而潛爲罟穽之可

多有者也以小罟罾之以積柴圍取之則其爲鯉鯉可知矣後漢書楊震傳鶴雀銜三鱸魚卽鯉也鯉黑質朱尾故都講以爲卿大夫之象言其元上而纁下也續漢書及干寶搜神記鱸誤作鱠乃顏之推株守郭說疑鱸非鶴所能銜遂謂爲今之黃鱔而非鱸不知黃鱔穴處鶴雀無從捕銜鱠本音徐林切後漢書注云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則鱠卽今之鱣字郭璞陸璣所云者鱣也而非鱸也謝承干寶正誤以鶴雀所銜者爲鱣魚而范曄則未有誤之推反疑范之誤而推謝干之確豈不謬哉陸佃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說雖諧俗而

言鮪則確

俗傳鯉化龍鯉鯉音近而譌蓋謂鯉所謂點額者頭上七星點也

又曰青黑長

鼻體無鱗甲則又以鮪爲鱗同郭璞之誤佃所著埤雅不能堅守一說往往如此博聞非難能折衷眾論而求其是者之不多得耳

和鈴央央儻革有鶴

毛傳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集傳

因之今按軾前非綴鈴之處杜預左傳解曰和在衡鈴在旂當以杜說爲長言諸侯之車自鸞以下皆設而特無錫宣王錫韓侯以錫濫也若鸞則達乎大夫故蘧伯玉之車音有和鸞今此言和鈴而不及鸞者蓋錯舉之猶夜如何其之詩言鸞而不及和鈴也采芑韓弈之言儻革者革路

而幃纓也此言幃革有鶻抑與彼二詩有別觀禮諸侯偏  
駕不入王門乘墨車墨車者大夫之車鞅以革而漆黑之  
大夫之墨車通於革路士之棧車通於木路特其大小華  
儉有差焉故或爲革路或爲墨車偏駕不敢入王門則雖  
以金路象路之貴亦降從革也諸侯之在王國以大國之  
上大夫爲率大夫三命而條音條纓三就此幃蓋三就之幃  
纓也且與革路之五就別雖有樊纓不敢御士喪禮薦馬  
纓三就注云三色者蓋條絲也士喪攝大夫之飾諸侯入  
天子之國降視大夫其隆降均也有鶻者鶻鶻之色青雜  
白黑也杜預左傳解曰青鳥鶻鶻蓋以黑漆革其色鶻然



而三就之條其厖勒亦以黑白飾也毛傳曰言有法度者蓋其以法自裁不敢乘金象之偏駕也若鄭箋以爲轡首則轡首用革無閒尊卑亦不足紀矣集傳以有鶻爲聲之和幃革或以革或以絲非和鈴之屬安能令之成音響乎龍旂者金路之所建而施于墨車者覲禮載龍旂弧韜蓋降車以自損不降旂以昭等不純乎大夫之章且以明所守也所建者龍旂則此助祭之諸侯同姓之諸侯也受金路之錫而乘墨車斯以爲有法度矣

實函斯活 函之與含義不相通含中所含也函外所函於此不審遂以實爲種穀函爲函氣不知函者穀外之郭

穀也凡藏種者必暴令極燥中仁縮小不充  
畝殼迨發生之時播之于地得土膏水澤之潤足則畝內之仁充滿其  
畝而後茁芽憤盈以出于畝外畝不實則不活故曰實畝  
斯活傳注未達此理耳

載弁俵俵

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士冠禮

爵弁服纁裳純

緇

衣鄭注曰此與君祭之服純衣絲衣也

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則絲衣載弁士祭于

公之服故鄭氏以謂繹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籩豆之

屬然而亦有不然者按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

王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蓋周制卑不可

犯尊而尊可兼卑則自大夫以上至于王其弁服無異于士也是絲衣韍弁不但唯士爲然矣禮享大鬼神則眡滌濯省牲鑊者大宗伯也大祭祀則省牲眡滌濯逆盥省鑊者小宗伯也大宗伯卿也小宗伯中大夫也則牛羊鷩鼎之事固非士之所得與倘以繹禮輕于正祭降用賤者乃以少牢饋食禮例之其正祭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升魚司宮設席其賓尸也亦司馬舉羊司士舉豕魚司宮設席初無所降則時享賓尸之禮亦當仍用大小宗伯而不應降用士矣且所謂士者何士邪豈牛人羊人司尊彝之屬乎若然則亦簡牒而非以尊皇尸矣大宗伯六命其服毳冕

衣五章小宗伯四命其服希冕衣三章而此乃絲衣載弁者皇尸士服爲尸厭不伸其尊也王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者以王季文王受命爲方伯所服者衮冕組紕以上位爲侯伯所服者鷩冕故如其服以祭不敢以己之貴臨祖宗之卑也今此賓尸敬主于尸而爲尸者少賤未爵之子弟所服者爵弁使王與有司以冕臨之則皇尸之尊組矣然則賓尸之禮雖王亦弁而況于宗伯以降乎故知此服弁衣絲者非士也其卽省牲省器之卿大夫審矣若高子以爲靈星之尸尤失之誣靈星之祀始于漢禮無其文且靈星天神也祀天神而有尸則郊亦當有尸孰

可爲天之尸者亦不待辨而知其妄矣

自羊徂牛

周禮牛人共享牛求牛鄭注曰求終也終事

之牛謂所以繹也孝子求神非一處故繹謂之求有求牛則亦有求羊可知蓋天子之繹禮別用牲焉與卿大夫有司徹之禮有異鼎而無異牲者不同若集傳謂此祭而飲酒之詩不知祭畢之飲義取餽餘自無別用太牢之理況省器省牲本事神之禮非燕餘之節乎

不吳

說文吳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

不吳不揚今寫詩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按矢音阻力切傾頭也凡有傾之象者皆可謂之矢大言若傾

口而出故从口从矣吳之本訓大言也勾吳之吳蓋借用  
或以吳人好爲大言故謂之吳不吳者不喧也自如字音  
五乎切其發音乎化切者徐鍇駁正已明不當再誤

### 魯頌

茆 毛傳曰茆鳧葵也集傳以爲卽蓴菜蓋沿陸璣之誤  
爾後漢書馬融廣成頌唐太子賢注曰茆鳧葵葉圓似蓴  
生水中今俗名水葵言如蓴則非卽蓴可知蓴唯江南有  
之所謂千里蓴羹也使魯泮漢苑而皆有張翰無勞遠憶  
矣茆與蓴皆有水葵之名然一類二種葉似馬蹄而圓者  
鳧葵也茆也黃花者則謂之苳一曰接余白花者則謂之

白蘋其根一名水藕蓴亦似茆而葉尖其莖漬之有涎如  
羹故曰蓴羹出千里湖湘湖者佳二種相似而有辨陸璣  
所未審也茆本音柳世俗或以與茅通用者則音茅柳音  
於韻白叶不必別注叶音

白牡駢剛

駢剛之義毛鄭集傳俱未悉按獸之牝牡未

有以剛柔言者剛柔者陰陽之德獸不能有德何剛之有  
哉公羊傳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何休曰  
駢剛赤脊周牲也周公嫌同于天子故曰白牡魯公諸侯  
無所嫌故從周牲特不純駢耳剛者牛脊也其字从岡猶  
山脊之爲岡也蓋魯公之牲唯脊赤而他亦不毛矣若羣

公則並其脊而不毛許慎說牝特牛也非是特牛父也宗廟之牛角握犢也豈有以老牡牛已合牝生子者而用祀哉

犧尊

犧音素何切與犧牲之犧音義者音義皆別毛傳

曰有沙

亦音素何切

飾也有沙飾者鄭司農眾所謂飾以翡翠

也鄭康成明堂位注亦曰以沙羽爲畫飾沙者翡翠之羽

也按周禮獻

卽犧字

尊天子時享盛酌醴以薦朝踐諸侯六

獻則庀象尊以下而無犧尊故明堂位曰魯用犧尊廣魯

于天下也詩於此侈大而言之曰將將將將者大詞也其

後齊欲享定公而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則諸侯皆僭用之



矣集傳據三禮圖以犧爲畫牛于腹不知鼎以飪肉故範牛以象大烹之盛尊以盛醴奚所取于太牢若宣和博古圖有犧尊鑄作牛形刻肖纖巧絕不類古樸之製斷非商周彝器而當時僞骨董家竊王安石陸佃之說倣爲之以給徽宗者蓋不足信梁劉沓答沈約書曰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作犧形此乃大夫家閨房褻玩之具非先王時享盛醴之彝器或據此以爲犧尊爲誣而已

毛魚 毛傳曰毛魚豚也按內則豚若將皆爲炮將羊也炮者塗之以泥實之以棗以火炮之毛與皽皆去故曰毛魚要羊豚皆然而非但豚也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是兔亦

言經和疏卷四  
可魚也若周禮有云毛魚之豚則以牢牲最爲下故終言之亦非謂毛魚之但爲豚爾

三壽作朋 鄭箋云三壽三卿也文義甚爲牽強且魯僖  
之世三家始命而史克作頌之年季孫行父公孫敖皆少  
安得遽以壽祝之集傳曰與岡陵等而爲三於文義亦不  
安按博古圖載周晉姜鼎銘曰三壽是利晉六卿非三且  
卿之壽利不當載之姜氏之鼎銘文無岡陵之語是三壽  
古之通詞非僅爲魯設矣三壽者壽之三等也養生經曰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傳晏子謂叔向曰三  
老凍餒杜預解曰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論

衡曰春秋說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三說不同其爲上中下之三等均也而黃帝堯舜文武太公召公及漢初伏生張蒼皆逾百歲則古者不以九十爲上壽是養生經之言確於論衡矣朋並也三壽作朋者合並三壽祝孝孫以無疆之壽也

魯邦所詹 毛傳曰詹至也蓋與六日不詹之詹意近至者疆界所抵也泰山之西南爲魯東北爲齊極其封域而言之泰山爲魯東北所至之境也集傳謂詹與瞻同非是瞻者遙望之辭故魯祭四望而春秋書三望泰山在封內非所望也此以張大魯疆宇之廣與下奄有遂荒同意故

知毛說爲長

居常與許 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乃鄭氏則謂許田  
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築臺於薛孟嘗君  
食邑于薛皆卽此常以實攷之鄭說非也薛旁之嘗爲田  
文封邑者春秋之薛國也薛滅于宋齊滅宋而有薛田文  
食焉若春秋築臺於薛地近于郚且莊公已築臺于彼不  
待僖公而後復之孟子之時魯猶方五百里故字亡恙安  
得僖公所居而遽爲田文所有邪若許田之許則在天子  
東都畿內所謂甫田也今之中牟甫許古通用謂之田者諸侯朝宿  
之邑視天子之士祿有其田而不得有其土地山澤仍歸

天子而宣王得以行狩焉魯自隱公以許易祊桓公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嗣是終非魯有僖公三十三年鄭辭杞  
子曰鄭有原圃則是終僖公之世許爲鄭有矣昭公十二  
年楚靈王曰我皇祖伯父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舊  
許對許男之國爲新許也則又終春秋之世許爲鄭有矣  
而僖公之未嘗得復許田又可知也此詩所頌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者蓋謂晉文公執曹伯命反諸侯之侵地而  
魯取濟西田也常許其濟西之下邑與曹在魯之西南魯  
之分曹地自洮堆小切以南東傅于濟臧文仲繇重館往受  
之重館在方房切與預縣蓋今之魚臺縣也水經濟水逕寃

句縣今曹州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汶水從東北來注之魚

臺壽張之閒正值魯之西鄙南鄙則毛公所云其爲曹之  
侵地明矣集傳亦因許田之終於不復而疑鄭氏之說故  
謂魯人以是願之乃築臺之薛初未嘗失而東都畿內之  
許田不可言居終不可曲爲康成諱也地名同者不一不  
博攷其疆域之合但據他見之名而指以爲然其不失者  
鮮矣

### 商頌

依我磬聲

鄭箋云磬玉磬也按古者通謂玉爲石故八

音言石而不言玉凡石不能俱爲磬可以爲磬者玉之屬

乃集傳云玉磬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別玉於石而謂別設玉磬以合歌而非堂下四縣之笙磬頌磬不知何據按玉磬之別見者唯郊特牲有曰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則似天子之樂特有玉磬然在宮縣之列則固不設于堂上矣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以舞大武以周準殷必堂上歌而堂下合樂不能易也故曰歌者在堂上重人聲也此詩所咏有鞀鼓有庸鼓有萬舞則爲堂下之合樂而非升歌明矣郊特牲曰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則樂固作于初獻之頃禮未備之前也升歌者必於迎牲之後尸已坐侑然後堂上

之歌與瑟作焉準諸燕禮樂三闕者猶賓升之奏肆夏也  
升歌者猶辯編獻禮成然後工升歌鹿鳴也堂下之縣笙  
磬在阼階東頌磬在阼階西卽此詩之磬也建鼓在阼階  
西簫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建鼓鼗卽此詩之鼗  
鼓也簫卽此詩之管也俱爲堂下之樂磬無緣獨在堂上  
矣諸樂合作而以磬爲度故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言鼗  
鼓之依磬以和平也磬于諸樂清而短倘在堂上則與堂  
下諸縣杳不相聞而又何以相依哉故孟子曰金聲而玉  
振之玉磬與鐘鑄相與終始爲條理使玉磬獨在堂上則  
爲弦歌之條理而不與金相爲終始矣且人聲自與絲合



而玉之鏗然起戛然止者必不相得有耳有心卽不必得聞古樂固可以測知之故歌工四人則二瑟歌工六人則四瑟未聞有擊磬者與焉唯瑟爲能合歌以輕清泛其餘韻而古樂句均調簡自然有節不似俗樂之長短參差須拍板以節之又況磬音之清細者乎故曰朱弦疏越一唱而三歎明堂上之僅有瑟而無磬也則磬爲堂下之縣而玉磬之卽石磬審矣鄭箋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是也

天命元鳥 毛傳曰春分元鳥降高辛率簡狄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許慎曰

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禴以請子請子必以乞至之日者乞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禴而生契焉凡此諸說文具簡明不言吞卵也故天問亦曰簡狄在臺譽何宜元鳥致胎女何喜致云者若或致之而非燕卵之爲胎元也褚先生曰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其說躋已乃讖緯之學興始有謂簡狄吞燕卵而生契者司馬遷王逸迭相傳述鄭氏惑之因以釋經後儒欲崇重天位推高聖人而不知其蔽入于妖妄有識者所不能徇也高辛早年繼

嗣未廣故修郊禱之禱簡狄隨帝后以往禱已而生契而  
契之生實以高辛之宜之故曰嚳何宜宜合也歡也猶生  
民之所謂攸介攸止也故王充辨之曰使鹵母嚳燕卵而  
妊是與兔之吮毫同矣燕卵形也非氣也安能生人燕之  
身不過五寸其卵安能成七尺之形或時契母適欲裏妊  
遭吞燕卵也以愚論之乃有不止如充之所云者凡吞物  
者從口達吭從吭入胃達于腸胃氣所蒸雖堅重之質亦  
從化而靡精者爲榮衛粗者爲二便而女子之妊乃從至  
陰納精而上藏于帶脈之閒子宮在腸胃之外相爲隔絕  
燕卵安能不隨蒸化復越胃穿腸達子宮而成胞胎乎或

有謂禹母吞薏苡而生禹者則以薏苡能催生產今方家猶用之禹母或時產難因食之而生耳若夫燕卵既非食品又不登于方藥契母何爲而吞之且如鄭氏所云燕遺卵者將遺之于地邪則燕卵輕脆必致糜爛卽偶遺于衿袖笥筐之中有仁心者自應求其巢而納之不然聊玩之終棄之而已卽閭井匹婦盡古今徧海內未聞更有一人吞燕卵者况簡狄爲帝室妃嬪必嫺矩度而乍拾燕卵急投口中遽然囹圄嚙之有是理哉若以爲知其可以生子而吞之則簡狄亦妖而不經矣褚先生又云含鵠卵而誤吞之與王充偶吞之說相似乃明明一元鳥之卵何用含

之而亦何致誤吞藉令簡狄之有童心而戲含之誤吞之  
後又何知契之生爲此卵之化邪有人道乎無人道乎其  
怪誕不待辨而知矣詩所云降者言元鳥之降也詩雖四  
言爲句然文意互相承受唐人猶知用此活法所以與許  
渾一流俗詩迥別燕之來也不知其所自至若從天而降  
者然又高飛而下入簷楹以營巢故曰降猶戴勝降于桑  
之降爾毛傳言之甚詳鄭氏起而邪說興朱子弗闢而從  
之非愚所知也毛公傳經于漢初師承不詭其後讖緯學  
起誣天背聖附以妖妄流傳不息亂臣賊子偽造符命如  
蕭衍菖花楊堅鱗甲董昌羅平之鳥方臘袞冕之影以惑

言經利政卷四  
眾而倡亂皆俗儒此等之說爲之作俑又況其云無人道  
而生者尤羅睺指腹寶誌烏窠之妖論彼西域者男女無  
別知母而不知父族類原不可攷姑借怪妄之說以自文  
其穢而欲使堂堂中國之帝王聖賢比而同之奚可哉  
韋顧昆吾 昆吾國在今濮州左傳衛侯夢人登昆吾之  
觀杜預曰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是也後  
漢書郡國志亦云濮陽古昆吾國則湯伐昆吾伐之于濮  
也竹書夏帝芬封昆吾于有蘇帝厘之世昆吾遷于許而  
沈約注云昆吾已姓封于衛夏衰爲伯遷于舊許約之誤  
也昆吾始封有蘇非封于衛且濮之爲衛在衛成公遷帝

邱之後其初濮非衛地左傳楚靈王曰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此言昆吾始封之君吳回之子陸終之孫于季  
連爲兄者其宅舊許在夏后之世歷殷六百載自許遷濮  
而當湯伐之之時則在濮而不在許也韋者豕韋氏也杜  
預左傳解曰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白馬今  
之滑縣一統志滑縣有豕韋故國伐韋伐之于滑也若范  
宣子曰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則非此所伐之韋  
竹書夏孔甲元年廢豕韋命劉累七年劉累遷于魯陽帝  
昊沈約曰一作皐元年使豕韋復國杜預亦云累尋遷魯陽豕韋  
復國蓋豕韋故國與劉累之後迭相興廢而此所伐之韋

乃夏之故封非劉累之後也顧亦已姓之國則亦昆吾之裔也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齊侯盟于顧公先至于陽穀則顧在陽穀左右滑之東濮之南與豕韋昆吾相爲唇齒互居河北山東峙立亳之北陲助桀爲虐以撓制湯而使不得西嚮安邑故湯于征葛之後渡河北討除腹心之寇而後可伸伐桀之師蓋桀恃三蘖以扼商之背紂恃崇黎以掩周之後故三蘖未殄商師不能西指崇黎未戡周人且有內憂趙充國所謂帝王之師出於萬全道所不能廢也桀雖處西而黨援在東故其後敗走三朶

孔安國曰今定陶

則三蘖所結連東國以爲桀奧援者已久而昆吾豕韋以



霸國之餘業乃其宗主三葉已滅故桀雖東走而無與爲  
淵鼓不得已而奔南巢則前此之倚山東以制亳者非一  
晨一夕之謀矣故曰苞有三葉言其連蔓而相屬也竹書  
紀桀二十八年湯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取顧三十年征  
昆吾遂自陞征夏邑蓋始則從南而北終則山東盡平乃  
繇河北度井陘而伐夏其次第如此非熟攷地理不足以  
徵其用兵之大畧也

采入其阻 毛傳曰采深也今按說文采本作采从网从  
米許慎曰采周行也蓋网垂其上周行以冒之故鄭箋曰  
采冒也采入其阻者周行以冒之楚自唐鄧東抵江濱方

城冥阨穆陵黃土諸關西接商雒東訖蘄黃帶險千里攻  
一道以入則孤軍受制高宗大起師徒四面全入使之莫  
有適守而後楚不能旁出以撓我師眾役久故易曰三年  
乃克之憊也采字與深全別今俗采作深溪作深故徇毛  
公之說較爲易曉集傳因而從之亦或緣此

景山 曹植雒神賦曰陵景山李善注曰河南郡圖經曰  
景山緱氏縣南七里蓋居雒水之濱爲雒汭之上游地近  
偃師故椒舉曰商有景亳之命亳西亳也師卽偃是以取其

松柏就近而浮于河雒以工商邑之用若元鳥之詩曰景  
員音運維河者槩商王畿之地自西而東之詞也員蓋春秋

會衛宋于鄖之鄖杜預解曰廣陵之發陽是也自緱氏抵發陽方千里商之邦畿千里於此見矣山海經有兩景山一在山西解州所謂南望鹽販之澤者也一在鄖陽房縣所謂沮水所出也迹其地道皆非此之景山若衛風景山與京之景自當音于景切言測影以卜地也緱氏之景山去楚邱幾千里了不相涉集傳引此詩以釋彼非是

詩經稗疏卷四終